



回到瓦拉纳西那天,正值傍晚,一缕阳光透过远处的山川,折射在恒河的微波中,衬出一片金光,世界显得格外宁静,罗斯卡独个儿默默地往家走,带着一丝迫切与不安,与眼中的世界截然相反。

屋子里布满了一层薄薄的灰尘,他用手轻轻在上面拂过,瞬间,吱呀一声,罗斯卡回头,门开了,一个女人站在那里,一条洁白的绸带从肩膀滑过腰间,身子显得格外修长,手捧一把印度琴,眼睛里似乎在闪烁一丝晶莹。然而,罗斯卡并没有惊讶,而是轻轻一吹手指,把最后一丝灰尘吹向空中,刹那间模糊了视线,眼前的女人是如此美丽。

罗斯卡没有移动一步,眼前的女人只好主动向前,说,罗斯卡,对不起,我不想违背我们的誓言,但婆罗门的所有人都逼我,包括母亲,他们一定让我嫁给西瓦,认为那才是真神的指示。

其实,在回瓦拉纳西之前,在阿拉哈巴德城时,便有朋友告诉罗斯卡,说泰纳娜结婚了,以婆罗门最隆重的婚娶仪式。所以,沿河而上,罗斯卡的眼泪顺流而下,他的伤痛已被圣水所抚慰,但爱情呢?

泰纳娜将手中的琴递给罗斯卡,说,这把弹不拉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时,你送给我的礼物,你走后,我每天都会用它弹奏,一曲又一曲《奴里》,可惜,琴弦未断,爱情已终。但我并不愿意放弃,罗斯卡,你知道吗?我是爱你的,不管是昨天,还是现在,如果你愿意带我走,便在夜里为我弹奏那曲《大篷车》,我会抛却一切,只为当初的誓言。

可惜,泰纳娜等了许多个夜,直到后来,听族人说,罗斯卡沿河而行,去寻找圣水的源头了。她终是未能听到那熟悉的琴声,那婉婉的曲调,罗斯卡是那么多的多情,又是那么的无情。

没错,罗斯卡的确离开了瓦拉纳西,沿着圣河,去寻找世界最宁静的地方,但又有谁曾听到,在无数个夜里,恒河河畔,有一位青年独自握着一把弹不拉,一曲接着一曲,把那首《大篷车》唱到心碎。

从瓦拉纳西,直到甘戈特里冰川,罗斯卡像完成一个仪式一样,结束了自己的旅程,心中沉淀的许多东西,也似乎被圣河的水洗涤干净,他突然想回家,于是,他踏歌而行。

再回瓦拉纳西时,已是沧海桑田,泰纳娜有了三个孩子,但失去了往日一切的风光,因为她的丈夫走了,跟着一位金发女郎去了孟加拉,接着又逃命一般奔向美国,再没回来,所有婆罗门的那些礼仪、那些圣典全部抛诸脑后,唯有泰纳娜,在坚守?

罗斯卡每天都会把弹不拉演绎到极致,他的歌声绝处对穿透了整座城市,但泰纳娜却从未出现,她不愿意出现,所以,半个月后,罗斯卡主动找上门来,他把弹不拉交到泰纳娜手里,说,你听到琴声了吗?

它每夜都会随风飘动,带着我的心,寻找最后的归宿。

泰纳娜不愿意接受一份馈赠,她以婆罗门的规则和礼仪拒绝那份感情,无论是怜悯还是爱情,于她而言,都觉得不配,觉得里面有太多不得已,太多世俗之外的东西。

罗斯卡到底有没有和泰纳娜在一起,这个故事没有结果,只是那把弹不拉,偶尔还会在恒河畔响起,那是谁在弹唱,已经不再重要,因为随着河流逝去,有些故事不再是故事那么简单,它已经成为一种象征,带着无上的神圣。



我的爷爷弗兰克和奶奶伊琳是去年过世的,过世时爷爷和奶奶分别是95岁和92岁,他们相爱了76年,婚姻维系了70年。爱带着他们走过生活中的沟沟坎坎,平安度过了四分之一三个世纪。经济大萧条、第二次世界大战、危及生命的重病,都没能中断他们的爱。

弗兰克和伊琳在1936年认识。据伊琳说,当时弗兰克骑一辆摩托车,衬衫总留着上方几个纽扣没扣。在16岁的伊琳眼里,在水果蔬菜市场工作的、19岁的弗兰克那么帅,引起在市场附近商店工作的她的关注。相互认识后,他们有很多时间在一起,伊琳生前常说:“就比如你见到了好东西一样,不想放手。”

1941年5月19日,他们举行了没有多少人参加的结婚仪式。之后不久,弗兰克就到中东服兵役了,在那里跟数千名澳大利亚人并肩作战。弗兰克不在身边的日子里,伊琳做过电影院的引座员、电车乘务员,边工作边等待弗兰克回来。

一次,弗兰克在信中说他将要被派到新几内亚去,途中会在墨尔本作短暂停留。伊琳算准了队伍到墨尔本的日子,她登上悉尼去的火车,然后花80美元偷乘美国军用飞机到墨尔本。在墨尔本火车站对面的一家小店里等队伍来到。当数千名战士下



从我12岁那年起,每次我过生日的这一天,花店都会将一束洁白的栀子花送到我家。花是给我的,可给我送花的是谁,连花店跑腿的小伙计也说不知道。花束上没插贺卡,也没留便条,事后也没人打电话说自己是送花人。几次以后,我也不再去打听是谁送的花了,我只是快乐地看着它,嗅着它,这种秘、漂亮的花儿迷人地躺在粉红的包装纸里散发出醉人的香味。

但我心中一直在想象谁是送花给我的人。这个人,或许有点害羞,或许很有个性,不想让人知道身份,但不论是谁,肯定是喜欢我或对我心存感激的人。由于处于人生花季,最让我激动的想象是,送花人可能是个男孩,与我相识相知,或对我一见钟情。

我的妈妈也帮我猜想谁是送花人。她问我,有没有做过什么好事。她的话使我想到了邻居的太太,我放学回家,常碰到她从车上卸一大堆东西,而她的几个孩子则调皮地跑来跑去,我不是帮她搬东西,就是帮她照看孩子,防止他们跑到大路上去。我又想到路对面的一个老人,每年冬天都是我帮他取邮件,以免他经过台阶时滑倒。或许是他们中的一个送花给我表示感谢?

妈妈利用洁白的栀子花启发我的想象力,她希望她的孩子们想象力丰富,希望我们不但感受到别人的爱,也能感受到别人甚至是全世界的爱。

我17岁那年,一个男孩伤了我的心。他最后一次给我打电话的那天晚上,我伤

爷爷奶奶的承诺

◆ (澳大利亚)乔斯林·米切尔 韦盖利(编译)

火车时,她走上站台,满怀希望地拦住一名战士问道:“你认识弗兰克·哈蒂根吗?”那名战士说:“认识,他就在我后面。”说完,那名战士闪到一边,她看到了自己日思夜想的弗兰克。

战后,弗兰克和伊琳又在一起了,他们在布里斯班租了一间地下室。弗兰克还到市场上班,后来,在市场里买下了个水果摊位。最后,他们买了房子,生了三个小孩,有了7个孙子和14个曾孙。

有一次,我看到弗兰克写给伊琳的一张字条,上面写道,“新娘,如果你找我,我在车库里。”当时他已经80多岁了。弗兰克总是为伊琳开门,她总是为他抻平他的衬衫。

去年2月,弗兰克去世了。他去世前,伊琳还握着他的手。

去年8月,伊琳去世前,我和我的女儿陪在她的床边。我握着她的手,看到她渐渐没有气息,离开人世,去跟她的丈夫相见。

我曾经问弗兰克和伊琳,“你们怎么做到相爱76年的?那可是一辈子的时间啊。”弗兰克笑着说:“一辈子就完了吗?我们看来还会相爱更长时间。”伊琳也笑,说:“我们结婚时作了承诺,那时他好帅。”弗兰克赶紧说:“我现在仍然帅。”

好梦。爷爷奶奶。你们遵守了你们的诺言。

▲正好派上用场(book——书)

(塞尔维亚 米伦克)



从前有一个人,他的心地非常善良,总以一颗仁爱之心对待所有他遇到的人,也能原谅所有伤害过他的人。因为如此,上帝派一位天使来和他对话。

“上帝派我来告诉你,因为你心地善良,上帝将会赐福给你。”天使对他说。“所有你想要的礼物都会如愿以偿。你希望你身上的疾病痊愈吗?”

“我不需要,”善良人说,“我宁愿上帝让那些饱受病痛折磨的人能够痊愈。”

“那你愿意拥有引导恶人回归正路的力量吗?”

“那是像您这样的天使做的事情,我不想接受别人的敬仰,或给众人做一个永恒的偶像。”

“可要是我不能给你一个奇迹的馈赠,我就不能回到天堂中去向上帝交差啊。如果你做不出决定,那只好由我来替你选择了。”

善良人想了一会儿,回答:“好吧,我想让所有遇到我的人都能得到益处,但又不让他们知道,连我自己也不知道,以免我有自高自大之心。”

于是,天使就让善良人的影子具有了能使人幸福的神奇力量,但只有当太阳照在善良人的脸上时才有用。就这样,这位善良人所到之处,身患病痛者得到了康复,贫瘠的土地长出了绿油油的庄稼,悲伤的人得到了快乐。

这位善良人在世上生活了很久,直到离世也不知道他自己拥有这神奇的力量,因为他总是面向太阳,影子总是在他的身后。

每天都是幸运日

◆ (美国)李·瑞恩·米勒 赵文恒(编译)



星期一上午八点,我准时在内华达大学拉斯维加斯校区开始讲课,我兴致勃勃地问候大家:“同学们,周末好!”

一位男生说:“不太好,因为拔掉了智齿。”接着他问:“老师,您为什么总是如此快乐?”

他的问题让我若有所思,想起了不知出处的一句话,“早晨起床时,你可以选择如何面对一天的生活。”我对年轻人说:“一定要选择快乐”。接下来分享了自己的亲身经历,这时候全班60多名学生都停止闲谈,开始仔细听我的故事。

除了这儿,我还在亨德森社区大学任教,从我家上高速公路,到学校大约17英里。几周前的一天,我开车去学校,下高速后拐上去学校的公路,但恰恰就在距离校园一步之遥的地方车抛锚了,于是我拿起教科书,一路小跑来到校园。我一到办公室就拨打救援电话,让他们把车拖走维修。

院长办公室的秘书问我发生了什么事。我笑着说:“今天是我的幸运日。”秘书一下子糊涂了:“车坏了还是幸运日,怎么理解?”

我解释说:“我家离学校17英里,车随时都可能抛锚,而恰恰是下高速之后才坏,离学校也不远,步行也不耽误上课,并且汽修厂告诉我下课前就可以把车送回来。你想,假设我的车不是今天坏了,一切不可能巧合得如此完美,这难道还不是我的幸运日?”秘书睁大眼睛,想了一会儿也会意笑了。我笑了笑,直接去教室上经济课。

我扫了一眼教室,60多名学生都听得聚精会神,虽是大清早,但没有人打瞌睡。事实上,从一开始有学生发现我兴致高昂时,全班同学便已被我的快乐故事感染了。有位智者曾说过一句名言:“行胜于言。”这句话很精辟。